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  
第四十六回 李彩秋力鬥假香妙 陳員外設酒款濟公

話說九聖仙女李彩秋正在屋中同老尼談心，說道：「吾這一回幸虧和尚捉妖，不然這條性命必定不保。只可恨小劍客菊文龍，吾屢次救他性命，恩同再造，他倒非但一些不想想，還疑心吾不正派。日中和尚屢次勸他，他只是垂著頭不答應。這一回一走，必定不來接吾的了。」老尼道：「吾看他神情，倒沒有嫌你的心腸，不過礙著他父親菊天華，恐怕老頭兒不答應，所以他日間聽了濟公勸說，一味的瞧他父親面皮。吾已然看透其中緣故，你在吾庵中安心住著，只等老頭兒一死，他自會來接你的；即使他不娶你，吾就同你前去到他家中責問他。」說言未了，只聽屋上嗤的一聲笑。李彩秋說聲：「不好！」忙從壁上摘了寶劍，就要出去。老尼道：「且慢！吾來幫著你。」說罷，跑到隔屋拿了一把短刀，一回頭，就把屋中燈火吹滅。那老尼的出身，前套《濟公傳》表過，也是綠林中人，頗有武藝，後來因看破紅塵，就洗了手，落髮修行，來此庵住著。今夜聽屋上有人，就放出平生本領來，把燈吹滅，同李彩秋守在門背後瞧著，看外面如何舉動。菊文龍知道屋中覺察，也就從屋上躡下平地，拉出寶劍，想闖進來。李彩秋見屋上躡下一人，年約二□許，頭戴銀紅色武生公子巾，身穿銀紅色窄袖箭袖袍，一掌寬闊的五彩絲鸞帶，月白袖子襯衫，藍中衣，元緞鞋子，白襪；面如美玉，白潤生光，兩道英雄眉，斜飛入鬢，一對虎目生光，準頭端正，唇似塗朱，牙排碎玉，分明一位俊俏英雄。仔細一瞧，正是前夜搶鄧素秋、日間來搶自己、被濟公追跑的劉香妙。心中一想：這人真可惡！搶去了鄧素秋，還要來搶吾，若不給他一個苦吃，他總不肯心死的。想罷，就輕輕跑到自己房中，取了囊沙，覷菊文龍來得切近，就是一囊沙，打個正著，只聽「啊喲」一聲，跌倒在地。和尚在屋上聽得親切，即忙拉了樹枝變的刀，躡下平地，大嚷道：「吾乃劉香妙的哥哥劉妙香也，本想搶你回去，吾兄弟兩個同你合拜花燭，共睡一牀，做一個肉弄堂大家玩玩。焉知你身上倒帶了寶貝，把吾的兄弟治倒，吾就搶你回去，一個人作樂罷，省得將來骨肉爭風，打翻醋罐兒。」說罷，舞動假刀，闖進內來。李彩秋把假劉香妙治倒之後，聽得屋上喊聲，知道還有同黨，忙去把囊沙拾起，仍躲在門背後。只見房上又躡下一個人來，面貌年歲同劉香妙相仿，頭戴文生公子巾，身穿繡花公子縐，腰繫絲鸞帶，白襪雲鞋，面如冠玉，齒白唇紅。心想：他弟兄兩個倒是一文一武，連相貌都一般無二的；可惜行為不正，做了彩花之賊，將來不免做刀下之鬼，不然像這樣的好面目，嫁了他，也不枉為人一世了。焉知李彩秋剛想到這裡，那假劉妙香就嚷道：「吾不是彩花賊，吾不是彩花賊，吾是堂堂正正的好男子！你既說嫁了吾不枉為人一世，就是情願了。快快把手中囊沙、寶劍丟去，跟吾回去做親睡覺，省的吾動手。」說罷，就把左手對著李彩秋招招。李彩秋一想：真奇怪！吾並不曾說出，不過心裡這樣的思想，你怎麼就會知道？又聽假劉妙香嚷道：「好乖乖！不要胡思亂想了，你心裡的意思，吾都知道的。」李彩秋一想：這個人還了得！待吾一囊沙把他打倒，一寶劍把他殺死，以絕後患，省得他常來吵鬧。想罷，便輕輕從門背出來，對準假劉妙香又是一囊沙。焉知到他面前，被他用手一指，囊沙早已落地。李彩秋一著急，就躡出門外說道：「淫賊！你敢惹起吾來了，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，猛虎嘴邊拔須？」說罷，就沒頭沒腦的把劍亂劈。豈知劍劍落空，劈到後來，連人影都不見了。

回頭一看，只見東邊月光暗處蹲著一人。彩秋還認是劉妙香哩，趕上前又是亂劈，忽見蹲者說道：「李彩秋，吾是和尚，不是搶你的，莫要劈吾。」彩秋仔細一瞧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濟公。倒嚇得他「呀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濟師傅，你怎麼一個人蹲在這裡？險些兒被吾寶劍劈死。吾方才同他相殺的那個劉妙香，一轉眼間就不知去向，不知他逃到那裡去了？濟師傅你在此看得分明，到底地逃在那裡呀？」濟公笑道：「吾是剛正來的，吾不見有什麼人，只見你一個人在此亂劈。吾料你是沒事情做舞舞劍，又見你舞得格外好看，比眾不同，所以蹲在這階石上瞧著，你怎麼說有人同你相殺？你今天莫非又碰到了鬼怪了？」彩秋被濟公一說，頓時毛髮悚然，說道：「明明是劉氏兄弟，還同吾說話哩！濟師傅如若不信，那個劉妙香已經被吾用囊沙治倒，躺在地下，你來瞧瞧。」濟公道：「吾眼中真沒瞧見有人，你的說話我不信，你去取燈來，待吾瞧瞧。」

彩秋忙到屋裡取了燭台，出來一照，不覺吃一大驚，原來方才被囊沙打倒的卻不是別人，正是李彩秋的心上人，要同他作為夫妻、天長地久的菊文龍。濟公一瞧，就是一跳腳，說道：「咳！九聖仙女，你怎麼把自己的丈夫都打死了？現在非但身體不動，連喉嚨裡的氣都沒有了，這叫吾怎麼弄呢？」彩秋聞言，頓時嚇得呆若木雞，半晌不言，兩淚汪汪的說道：「吾只見是日中要來搶吾的劉香妙，所以下此毒手，那裡知道是他呀！如若早知是他，吾就不動手了。」說罷，又把燭台移近菊文龍身旁，瞧了一瞧，果然見他面無人色，氣絕身亡。李彩秋不看則已，一看之時，就不覺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，嘴裡咕嚕咕嚕的說道：「你這冤家，吾屢次救你的性命，為是要同你枝成連理、花放並頭，終身有靠。你今夜好端端的來此何干？吾只知你是劉香妙，以致下此毒手，誤傷性命，叫吾嗣後靠那個活命？吾也死在你的身旁，一同到鬼門關去做夫婦罷！」說罷，就把手中寶劍望自己喉間作自刎狀。濟公在旁見了，忙用手把寶劍奪來，望屋上一丟道：「你是死不得的，你若死去，他真要活不成了。」彩秋也是個極聰明的人，又知道濟公是得道高僧，聽到這句說話，就揩著眼淚問道：「師傅，莫非有法術治他活成功嗎？」濟公道：「有有，你莫著急，聽著。」口中就念道：「菊文龍，菊文龍，妻子心已試成功。莫要再在睡夢中，做啞又裝聾。」

念猶未了，只見菊文龍厥然坐起，說道：「好利害！好利害！吾今天幾幾乎被他囊沙打死，待吾結果他的性命。」說罷，就在濟公手中奪了假刀，跳起身來，望李彩秋劈面一刀。彩秋見他過來，就道：「只要你活了，就是把吾斬了一千刀，吾也情願！你來殺罷。」說罷，就俯著頭，等文龍來殺。文龍跑到面前，把刀一丟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吾那裡捨得殺你！不過試試罷了。」此時菊天華也下來了。李彩秋見了公公，深深斂衽。濟公道：「你們父子兩人，現在好知道他的心了。此地雖是庵觀，有妙修作伴，到底放他一個人不妥當的。況且還有劉香妙在那裡想搶他，倘然他知道吾們走了，這裡沒人照應，再來下手，雖說他自己有本領，終不是姓劉的對手，不如早些兒接他回去的好。吾和尚的事已經完畢，你們肯聽吾論最妙；倘不聽吾話，吾和尚也管不了許多，只得由你們罷。」說畢就要告辭。老尼妙修道：「師傅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現在時候還早，吃了些酒再走也不遲。」濟公搖頭道：「沒工夫，沒工夫，吾身上還有事哩。」菊天華道：「師傅吩咐吾，叫吾把他接回去，吾那敢不謹遵台命？只是照俗例，也得擇個吉日方為吉利。吾想後天是個極好的日子，就在後天來接罷。」濟公道：「今夜今刻比後天更好，你立時接他回去，管教你們夫妻長永，瓜瓞綿綿。」說畢，頭也不回，逕自走了。這裡菊氏父子果然照他說話，即刻到了近村，叫了一乘小轎，把李彩秋接了回家，直至後來泅水村出現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話說濟公從妙蓮庵出來，逕到陳員外家。陳員外是個忠厚長者，說一是一，比不得現在的許多滑頭少年，說話猶如放屁，不好作準。所以濟公臨行時叫他等候，他就在堂中椅上坐，老等他回來，不見不散。濟公在外面一敲門，他在裡面聽得，就趕緊出外開門，見只有濟公一個人回來，就問道：「方才同師傅一塊兒來的兩位呢？」濟公道：「他們娶媳婦的娶媳婦，娶婆子的娶婆子，沒工夫來了。」陳員外莫明其所以然，也不便深問。濟公謙讓也不同人家謙讓，一直的往裡夠奔。來到客廳，蹲身坐定，就嚷道：「吾和尚肚子餓了，快給吾吃。」陳員外道：「師傅吃粥還是吃飯？」濟公搖頭道：「都不要。」陳員外道：「不是粥飯，那裡醫的肚子餓？」濟公道：「吾是酒餓，不是飯餓，快給吾酒吃罷。」陳員外立時吩咐廚房備酒，從新排上杯盤，陳員外陪著吃酒。濟公吃了數杯，說道：「這酒吃的悶死人了。」陳員外道：「師傅嫌寂寞，吾們猜拳行令罷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行，吾不會。」陳員外道：「師傅既不會猜拳，吾們就擊鼓催花罷。」濟公又搖頭道：「不行，吾不會。」陳員外道：「既不猜拳又不催花，怎麼辦，師傅想個主意出來罷。」濟公道：「吾和尚沒主意，只嫌人太少寂寞，你有知己朋友或親戚，拉一個來，陪陪吾和尚吃酒罷。」陳員外道：「這是大難事。半夜三更，莫說近村沒人，即便有人，人家已在牀上睡熟，那個肯起身來吃酒？」濟公聞言，睜著怪眼，恨恨望了陳員外一眼道：「你不依吾和尚，你就要還吾五萬銀子。」陳員外笑道：「師傅就是這樣罷，莫要作難吾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能，就是沒有親戚朋友陪吾，叫一個家人來陪吾罷。」陳員外道：「家人那能與吾們同席？」濟公道：「不妨。你們有個王

升，這人本受了冤枉氣，現在叫他來吃酒，一則陪陪吾們，熱鬧熱鬧；二則借這一席酒，消消他的氣。他橫豎是你媳婦的丈夫，論起來你們倒是父子呢。」陳員外被和尚打動心事，半晌不語。忽有一人從裡間屋跑到席前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